

十七史商榷

八



權商史七十
(八)

王鳴盛撰

十七史商榷卷六十

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八

王弘傳自相違反

以一家物又與一家。南北朝爲人臣者之慣態。若王弘導之曾孫也。晉之世臣而竟爲宋佐命。無恥已甚。傳多褒揚太過。而末一段云。弘旣人望所宗。造次必存禮法。其下文又云。輕率少威儀。何其言之自相違反與。

宋書以劉穆之。王弘同傳。以兩人皆佐命也。而論於王弘竟隻字不及。雖宋書全部論皆如此。然弘佐命並無功業。不過諂附而已。實無可論也。李延壽一切論贊。皆鈔襲舊文。至弘旣遷入諸王首。而其論亦居然自下筆矣。褒休元爲棟梁。殊嫌溢美。

西昌侯固爭王融

王融傳。魏軍動。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。板融寧朔將軍軍主。融文辭捷速。子良特相友好。晚節大習騎馬。招集江西僉楚數百人。並有幹用。融特爲謀主。武帝疾篤。整絕。子良在殿內。太孫未入。融戎服絳衫。於中書省閣口。斷東宮仗不得進。欲矯詔立子良。詔草已立。上重蘇。朝事委西昌侯鸞。俄而帝崩。融乃處分。

以子良兵禁諸門。西昌侯聞急，馳到雲龍門，不得進。乃曰：「有敕召我，仍排而入。」奉太孫登殿，命左右扶出子良，指麾音響如鐘。殿內無不從命。融知不遂，乃釋服還省。歎曰：「公誤我。」鬱林深怨融，卽位十餘日，收下廷尉獄。子良不敢救。西昌侯固爭不得，詔於獄賜死。案融乃處分至無不從命一段，南齊書無，南史所添也。描摹情事，頗覺如繪。但李延壽旣知此，則下文西昌侯固爭不得一句，亦南齊書所無。延壽何意又添此一句乎？武帝疾篤，太子前死，太孫幼慧，鸞篡奪之謀已定。若融計得成，鸞事敗矣。恨融刺骨，必欲殺之。安肯爭其死乎？西昌侯下省鸞字，亦非。

作唐侯相

王籍傳爲作唐侯相。梁書作湘東王引爲諮議參軍，帶作唐令，當從之。

左佐

王筠傳，筠自撰其文章，以一官爲一集。自洗馬、中書、中庶、吏部、左佐、臨海、太府各十卷，尙書三十卷，中庶子省子字亦通。佐上梁書無左字，筠嘗爲司徒左長史，當作左佐。

王華等傳分散非是

多人作傳，論中只論一人。一部宋書，率犯此病。其因事配合牽搭，則往往有意，非漫然也。如第六十三卷以王華、王曇首、殷景仁、沈演之同卷，華傳中又附以孔甯子，而論則以元嘉誅滅宰相徐羨之、傅亮、謝晦。

爲王華、孔甯子之力。王曇首傳中則云：誅徐羨之等，平謝晦，曇首及華之力也。然則論之不及曇首者，圖省文耳。至殷景仁則傾劉湛而殺之，沈演之則傾范蔚宗而殺之，論之不及，亦圖省文耳。聚於一卷，搭配甚妙。夫太甲復位，昌邑善終，羨之等固不可與伊、霍同年而語。要無反心，亦差可謂之志安社稷。湛罪亦不至於死。范蔚宗則更枉矣。惜沈約尙未能力表其誣，要其比類爲傳，意旨顯然。若南史則更改遷移，刊削顛倒。王華在第二十三，王曇首在第二十二，殷景仁在第二十七，沈演之在第三十六。原書旨趣蕩然，無可窺尋矣。幸而原書具存耳。歐陽永叔請取唐人九經義疏刪去讖緯，若其言得行，斯文喪矣。吾於南北諸書亦同此幸。要之李延壽之所以必分散者，亦因欲使聚族故也。卻使因事類敍之法盡廢。又如宋書第七十一卷，以徐湛之、江湛、王僧綽三人同傳。以此三人皆是爲元凶劾所殺，固宜同傳。第八十四卷以鄧琬、袁顥、孔顥三人同傳。以此三人皆是從晉安王子助反見殺，固宜同傳。兩論只論一事，而三人皆徧，亦得法。南史則總以一家爲斷，不以事類爲敍。徐湛之入徐羨之傳，江湛入江夷傳，王僧綽入王曇首傳，袁顥入袁湛傳，孔顥入孔琳之傳。宋書類敍之法，被伊一齊打散。此國史也。豈家譜乎？不以事類爲敍，而必使以族屬爲敍，則作史專爲欲明人家世次譜牒乎？大謬之尤者。惟朱齡石、超石、毛修之、傅弘之四將，皆西征關中，軍敗陷虜，三見殺，一降，似乎恰好同傳。天造地設，故李延壽不能違異，而其實毛當專歸北史，此又仍宋書而誤者。

以僧爲名

甚矣南朝人之佞佛也。卽如僧字。說文卷八上人部無。新附云。浮屠道人也。僧旣浮屠之稱。何得用爲名。今散見各傳者。不可枚舉。而王氏尤覺糾紛。如王僧達。王僧祐。王僧綽。王僧虔。此王導之一族。如王僧孺。則王肅之八代孫。又是一族。如王僧辨。王僧智。則王神念之子。不知其所自出。又是一族。實非一宗。而皆以僧爲名。殷鈞傳有宋尙書僕射琅邪王僧朗。遂致讀者易於混亂。幾疑爲兄弟行者。至此卻思李延壽至於侯景傳有王僧貴則不足論。於國史中作家傳反覺不爲無功。爲之失笑。

唐陸龜蒙小名錄采各書中所載南朝人小名。用僧名佛名亦多。又有父子同名僧者。殆如羲之。獻之之類。未暇詳攷。

王儉首倡逆謀

劉裕篡晉。王弘爲佐命。蕭道成篡宋。弘弟曇首之孫儉首倡逆謀。王氏世以君國輸人者也。劉祥。謝超宗。譏褚淵而不譏儉。何哉。

儉自幼篤學。手不釋卷。觀其引述漢書。三都賦。晉百官表。腹笥便便。專以學術爲佞諛之資。華林宴集。跪齊高帝前誦相如封禪書。其諂彌甚。殆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。

儉弟遜。昇明中爲丹陽丞。告劉彥節事。不蒙封賞。建元初。爲晉陵太守。有怨言。儉慮爲禍。因褚淵啟聞伏

誅。又劉祥撰宋書。直書禪代事。儉又密以啓聞。武帝銜之。致流竄死。見南齊祥傳。儉真小人。

王儉嫡母武康主

王儉傳。儉嫡母武康主云云。案。儉父僧綽傳。尙東陽獻公主。此云武康。有誤。

虞祭明堂

王儉議正月宜饗禮二郊。虞祭明堂。愚謂明堂安得稱虞祭。北雍本誤同。齊書禮志作虔癸尤非。彼本傳不載。疑當爲虔祭。

王儉年四十八

永明七年。儉薨。年四十八。案。齊書。儉薨。年三十八。南史蓋誤以褚淵之年爲王儉之年。

儉、淵皆以宋世臣。爲齊佐命。儉三十八。淵四十八。皆不壽。齊臺初建。淵啓高帝。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之例。求爲齊官。其無恥若此。淵子賁。以父失節。深執不同。終身愧恨之。而淵拜司徒。其從弟炤嘆曰。彥回少立名行。何意披猖至此。門戶不幸。乃復有今日之拜。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。不當是一名士邪。名德不昌。遂有期頤之壽。四十八而死。何云期頤。思之有味。

王阮亭論詩絕句云。十載鈴山冰雪情。青詞自媚可憐生。彥回不作中書死。更遣匆匆唱渭城。刺嚴嵩也。今以南史褚淵從弟炤譏淵之言攷之。乃是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云云。通鑑同。中書郎者。謂中書之郎。

官耳。攷淵傳。淵生平未嘗爲中書令。阮亭誤記淵爲中書令。故遂誤云不作中書。若改不作三公。則妙。

永嘉末

王儉之子騫傳。永嘉末召爲侍中。監本作永元。是永元東昏號。

王僧虔論書誠子

南齊書王僧虔傳載其論書一篇。徧論漢、魏、晉、宋書家。凡二十七家。而獨不及羲之。獻之者。雖是因其名重。人所共知。無勞品評。如宋人選唐詩不收杜工部。然亦自有不滿羲之之意。其論亡曾祖領軍書云。右軍云。弟書遂不減吾。變古制今。唯右軍領軍不爾。至今猶法鍾、張。觀此可見。韓昌黎云。羲之俗書趁姿媚。意與僧虔同。其論王平南。虞云。右軍叔。過江之前以爲最。言虞是右軍之叔。其書過江之前爲最佳也。南史改爲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。如此則有推尊右軍意。其實不然。亡曾祖領軍者。名洽。字敬和。導之第三子。又有亡從祖中書令者。名珉。字季琰。珉之弟。二人皆附晉書導傳。各家皆稱名。獨二人稱官。凡此所論。皆指隸草。無大小篆法。隸始於秦。行之二千年。若欲廢隸用篆。斷斷不可。但書體淆譌已極。幸而說文尙存。天之未喪斯文也。學者必須尊信推崇。於隸中識篆意爲善。又僧虔誠子一篇。中多格言。至論而艱晦難讀。試觀宋時涇、明董漢策所刻二王帖。語多蹇澀費解。甚至不可句。可見當時簡牘。本自如此。不盡由傳寫之誤。而傳寫脫謬者亦有之。南史惟任意刪削。往往失其本來面目。而於其脫謬則全不能有所是。

正也。如云：曼倩有云：談何容易。見諸元志。爲之逸腸。爲之抽專。一書轉誦數十家注。自少至老。手不釋卷。尙未敢輕言。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。未知輔嗣何所道。平叔何所說。馬鄭何所異。指例何所明。而便盛於塵尾。自呼談士。此最險事。設令袁令命汝言易。謝中書挑汝言莊。張吳興叩汝北雍本有言字。老。端可復言未嘗看邪。談故如射。前人得破。後人應解。不解卽輸賭矣。且論注百氏。荊州八表。又才性四本。聲無哀樂。皆言家口實。如客至之有設也。汝皆未經拂耳瞥目。豈有庖廚不修。而欲延大賓者哉。就如張衡思倖造化。郭象言類懸河。不自勞苦。何由至此。此段甚佳。凡爲子弟者。當手錄一通。懸之座右。南史盡削去。大非馬鄭自是馬融、鄭玄。然二人未嘗注老。此言大可疑。恐上文老子當作老易。觀下並言易、莊、老。則可知。荊州謂劉表。又云：吾在世雖乏德素。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。故是一舊物。南史刪數字。此字斷不可省。南史之妄如此。

耶耶

王彧傳：子絢讀論語周監於二代。何尙之戲曰：可改耶耶乎文哉。尙之意以下文郁郁乎郁與彧通故也。唐無名氏古文苑第九卷木蘭詩：軍書十二卷。卷卷有耶名。阿耶無大兒。木蘭無長兄。願爲市鞍馬。從此替耶征。旦辭耶孃去。暮宿黃河邊。不聞耶孃喚女聲。但聞黃河流。水鳴濺濺。宋章樵注：耶以遮切。今作爺。俗呼父爲爺。杜甫兵車行：耶孃妻子走相送。塵埃不見咸陽橋。又北征詩：見耶背面啼。垢膩腳不襪。以父

爲耶。六朝及唐多有其實。古只作邪。譌爲耶。俗妄誠可笑。然如遼耶律氏未可改爲邪。則知古不容泥。若於耶上又加父。則誤中之誤。至如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。民爲之歌曰。始興王。民之爹。姚氏自注。徒可反。左圭百川學海所采戴埴鼠璞。辨荆土方言。爹。徒我反。今浙人以父爲爹。字同音異。亦隨土聲而變爲陟斜切。是爹與爺音同矣。

童烏

楊子法言。育而不茁者。吾家之童烏乎。九齡而與我玄文。童烏子雲之子。而或以童字句絕。烏乎爲嘆詞。南史王彧之子絢。小字童烏。見王蘊傳。亦見南齊書高帝紀。又宋書范泰傳云。揚烏豫玄。實在弱齒。則童烏爲小字無疑。

王晏傳刪非

王晏傳云。仕宋。初爲建安國左常侍。稍至車騎。宋書作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。二者不同。南史於傳末一段追敘其爲員外郎時事。則前刪員外郎三字。使後文爲無根。

三年喪請用鄭氏

王淮之傳。武帝受命。拜黃門侍郎。永初中。奏曰。鄭玄注禮。三年之喪。二十七月而吉。古今學者。多謂得禮之宜。晉初用王肅議。祥禫共月。故二十五月而除。遂以爲制。江左以來。準晉朝施用。搢紳之士。多遵玄義。

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。喪也。寧戚。著自前經。今大宋開泰。品物遂理。愚謂宜同卽物情。以玄義爲制。朝野一禮。則家無殊俗。從之。此南史用宋書文。乃於本紀刪去此事。豈以紀傳不可重出邪。紀中事不與志傳重者無幾。史家紀載之體應爾。不嫌重也。黜王扶鄭。自此永爲定制。禮之至大者。紀中豈可不載。李延壽任意刪削。舛謬之極。

諸到傳位置皆非

南史到彥之孫。攜子沆。沆從兄漑。漑子仲舉同傳。傳中敍彥之之長子元度。少子仲度。並早卒。仲度子攜。攜子沆。字茂瀼。若漑字茂灌。漑字茂淞。則皆攜弟坦之子。梁書皆與之合。但梁書以漑在二十七卷。漑在四十卷。沆在四十九卷。文學傳。愚謂南史。梁書皆非也。到漑。到漑當時目爲兩到。乃嫡兄弟。而仕同時。官位事業。人品學問。俱相等。皆無事蹟。不過平平人物。此必當合傳。萬萬無分理者。乃分爲二篇。漑兄治弟。此何以先治後漑。鄉貫及曾祖祖父三代。兩傳重複敍入。卽沆亦儘可同傳。乃必別爲文學。瓜區而芋疇之。姚氏父子兩世修史。乃略無裁斷至此。李延壽之以一家穿貫似矣。但彥之宋臣。攜齊臣。沆漑。治梁臣。仲舉陳臣。南史則以彥之作提頭。凡彥之子孫。歷仕宋齊梁陳者。一并穿入。南史竟作成一部南北朝人家傳矣。只因魏晉以來。官人以世。專用門閥品量天下士。李延壽又師心自用。必欲力矯前人之失。遂成此蔽。乃嘆茫茫千載。著述家家有病。甲旣失矣。乙又未必得也。且莫講到詞義攷據。只此卷第分配。

之間。皮毛之事。而疵累已如此。

到溉顯貴

梁書論云。溉遂至顯貴。案。溉官至侍中散騎常侍。黃門侍郎。與散騎常侍侍郎。當時以爲黃散。徐羨之委蔡廓典選。令其專主。不必關白。則非顯貴。其顯貴在侍中耳。

袁顥盛稱太子之美

袁顥當孝武帝大明末年。帝欲廢太子子業而立新安王子鸞。顥盛稱太子好學日新而止。但子業之不肖。人所共知。顥若以子鸞爲不可立。則勸其廢昏立次可也。何反盛稱子業之美乎。及子業立。改元景和。是爲前廢帝。顥果以不見容而出。子業旋以無道爲其叔父彧所殺而自立。改元泰始。是爲明帝。顥於此時始奉晉安王子勛卽大位。旋敗走被殺。能無追悔前言否。子勛。孝武之子。顥奉之。而史乃書反。亦非。淵傳中於順帝末袁粲欲圖誅蕭道成之事。反書粲爲懷貳。其謬亦同。

文帝諱日

袁粲傳。宋孝武孝建元年。文帝諱日。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。粲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。令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免官。文帝諱日四字。宋書作世祖率三字。世祖卽孝武也。粲後日能死忠。必不於君諱進肉。當從宋書。

何澗

袁彖附宗人廓之傳。時何澗稱才子。何遜傳作從叔。儻字彥夷。作澗誤。

袁昂馬仙琕

袁昂傳載永元末。梁武帝起兵。州郡望風皆降。昂爲吳興太守。獨拒境。帝手書諭之。昂荅書洋洋幾百言。絕大議論。無非說節義。及建康城平。遂受梁官。後遷吏部尚書。武帝謂曰。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。我用卿爲白頭尚書。良以多愧。對曰。臣生四十七年矣。四十以前。臣之自有。七年以後。陛下所養。七歲尚書。未爲晚達。其諂至此。馬仙琕爲齊豫州刺史。梁武起兵。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。仙琕先爲設酒。卽斬於軍門以徇。後爲梁軍所執。至石頭而脫之。帝勞之曰。射鉤斬祛。昔人弗忌。卿勿自嫌絕。謝曰。小人如失主犬。後主飼之。便復爲用。帝笑而美之。六朝人節義類此者頗多。論褒彖是也。譽昂則愚矣。

宋書有關民事語多爲南史刪去

宋書有良吏傳。而孔季恭

南史作孔靖

及其子靈符。羊玄保及其兄子希并沈曇慶諸人。共爲一卷。皆取其治

民有惠政者。靈符傳載山陰湖田議。議者十三人。全載玄保傳載吏民亡叛罪同伍議。希傳載占山澤以盜論議。皆因其有關於小民生養之計。載之極詳。論則言江南爲國。雖南包像浦。西括邛山。至於外奉貢。

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。因而極論田家作苦。役難利薄。互歲從務。無或一日非農。而經稅橫賦之資。養生送死之具。莫不成出於此。穰歲糴賤。糴賤則稼苦。饑年糴貴。糴貴則商倍。此段言農民之苦。已自惻然。此下言常平之議。行於漢世。元嘉十三年。東土潦漫。民命棘矣。太祖省費減用。開倉廩以振之。病而不凶。蓋此力也。大明之末。積旱成災。雖敝同往困。而救非昔主。所以病未半古。死已倍之。并命比室。口減過半。若常平之計。與於中季。遂切扶患。或不至是。此段以元嘉大明相較。見倉儲之爲急。而欲行常平。常平行則商賈不得操其奇贏。而無糴賤糴貴之患矣。常平說已詳前第十二卷。而宋書此篇。誠爲卓然至論。南史既遷移其篇次。而於湖田議竟盡削去。羊玄保。羊希二議亦僅存什一。其論贊每襲取舊文。而於此篇之卓然者。反棄不用。南史意在以刪削見長。乃所刪者往往皆有關民生疾苦。國計利害。偶有增添。多諧謔猥瑣。或鬼佛誕蔓。李延壽胸中本不知有經國養民遠圖。故去取如此。又宋書孔琳之傳。桓玄欲廢錢用穀帛。琳之議錢不可廢。論則先言食貨兩不可無。繼又言兩者之交病。而未段又推論之云。先宜削華止僞。還淳復古。抵壁幽峯。捐珠清壑。然後驅一世之民。反耕桑之路。使縑粟羨溢。同於水火。旣而蕩滌圖法。銷鑄勿遺。立制垂統。永傳於後。比屋稱仁。豈伊唐世。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。此段尤爲探本之論。恐沈約不辨有此。當是前世名臣之言。約仍之耳。抑約亦通敏。能見及此。若李延壽則無學識陋儒也。於琳之議削去十之八九。論亦棄不用。予今讀之。乃不覺反覆賞嘆。而深有味。

乎其言。

南齊書不譏褚淵

南齊書褚淵傳敘其爲齊佐命。至建元二年進位司徒之後。云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。以淵眼多白精。謂之白虹貫日。言爲宋氏亡徵也。如此負國懷奸。而猶以譏之者爲輕薄子。蕭子顯是道成孫。其言自合如此。南史以白虹貫日云云爲袁粲之言。與南齊書不同。南史又添粲語淵毋爲竹帛所笑云云。又添王儉欲加道成黃鉞。任遐譏淵保妻子愛性命云云。皆南齊書所無。此則南史之勝於本書者。又謠云寧爲袁粲死。不作彥回生。亦南史有。南齊無。此篇所添頗有意。

南齊於淵論贊尤多恕詞。至云貴仕素資。皆由門慶。平流進取。坐至公卿。則知殉國之感無因。保家之念宜切。市朝亟革。寵貴方來。陵闕雖殊。顧盼如一。此論亦可解嘲。六朝五代皆如置碁。然五代諸臣何難行。遯。六朝則欲遯無從。不可與馮道例。

褚賁傳互有短長

南齊書敘淵之長子賁。歷官云。解褐祕書郎。昇明中。爲太祖太尉從事中郎。司徒右長史。太傅戶曹。屬黃門郎。領羽林監。齊世子中庶子。領翊軍校尉。建元初。仍爲宮官。歷侍中。南史則其首先冠以少耿介。父背袁粲等附高帝。賁深執不同。終身愧恨之。有棲退之志。皆南齊書所無。此下卻突接云。位侍中。竟不知其

何由而得侍中也。據南齊則賁在宋末已歷任高帝、武帝官屬。革命後仍爲宮官。然後遷爲侍中。侍中是尊顯權要之職。賁固久爲齊臣矣。南齊於此下但言淵薨服闋以爲侍中。領步兵校尉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祕書監。不拜。上表稱疾。讓封與弟纂。世以爲賁恨淵失節於宋室。故不復仕。如此而已。夫父在觀其志。父沒觀其行。賁於淵死後不拜官。稱疾讓封。愧恨乃父之意顯然。乃猶迂其詞曰。世以爲云云。蕭子顯身爲齊之子孫。故多諱飾。李延壽則力表其謝病廬墓。絕食拒客。釘塞門戶。延壽是也。但欲表賁忠以形淵醜。若書其先歷任齊官。恐礙賁之節。於是沒其實而去之。則又謬。此非求文法簡淨。乃是有意掩覆矣。二史互有短長。

淵之祖秀之與弟淡之爲晉親臣。而貳於宋武帝。妹爲晉恭帝后。殺后所生男非一。又弑恭帝。淵又以宋駙馬而求爲齊臣。累世賣國。醜聲真自不堪。淵雖貴。劉祥輩擲揄殆不可耐。建元中。何點謂人曰。我作齊書云。淵旣世族。儉亦國華。不賴舅氏。遑卹外家。見南齊高逸何求傳。邱靈鞠詣別淵。腳疾不起。靈鞠曰。公一代鼎臣。不可復爲覆餗。見文學傳。至隆昌末。樂預尙云。人笑褚公。至今齒冷。見孝義傳。其攢譏諷諫如此。賁蓋深羞之。故立節以杖拭焉。梁鴻之父仕王莽。故鴻終身不仕。欲以雪其恥也。且王莽之子。尙知非莽。隔絕平帝外家。與師吳章謀以血灑門。欲以悟莽。朱溫之兄尙知責溫以滅唐家三百年社稷。他日得無滅吾族。王安石之弟亦知安石行新法昵呂惠卿之非。勸以遠佞人。骨肉之間。忠奸異趣。由來如是。

張稷弑齊東昏侯。東昏雖昏暴。稷究以逆節被彈。稷子嶧蓋深恥之。故於侯景之亂。合門死難。以雪其辱。其忠也。正其所以爲孝。與褚賁等心事正同。

左戶尙書

南史賁爲左戶尙書。南齊作左民。此江左制也。觀宋齊二書百官志可見。作戶者避唐諱而改。

黃門郎

蔡廓傳。廓自豫章太守徵入爲吏部尙書。請於中書令傅亮。選事悉以見付。亮語錄尙書徐羨之。羨之曰。黃門郎以下。悉以委蔡。自此以上。宜共參同異。黃門郎。宋書同通鑑作黃散。胡三省曰。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侍郎也。

蔡興宗傳誤

蔡興宗傳。右軍將軍王道隆躡履到興宗前。不敢就席。良久方去。竟不呼坐。元嘉初中。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。不敢坐。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。上謂曰。卿欲作士人。得就王球坐。乃當判耳。殷劉並難。無所益也。若往詣球。可稱旨就席。及至。球舉扇曰。君不得爾。弘還。依事啓聞。帝曰。我便無如此何。至是興宗復爾。案此事宋書所載。秋當作狄當。弘興宗作王弘。彼是當從之。狄當又嘗詣張敷。就席。敷呼左右移席遠客。見敷傳。然則作狄是。陸慧曉傳及恩倖傳。敍首亦皆作秋當。亦誤也。此文於下仍云。